



摘栗子

□金荣华 文/摄

秋天正是栗子成熟的季节。白露过后,沉甸甸的栗果把枝头压得微微下沉,风一吹,褐色的果壳便裂开缝隙,露出乌亮

的“小牙”。偶尔“啪”的一声轻响,一颗栗果坠落,转眼就引得林间松鼠围拢来抢,活脱脱一幅热闹的秋日小景。我们这儿的栗子分三种:先说板栗,它是三者里的“大块头”,颗粒最大,果实最饱满,一个果壳里常卧着 1-3 颗扁圆的栗肉,多是人工栽种的落叶乔木;再看锥栗,个头恰好在中间,性子却最“独”,每个果壳里只藏一颗圆锥形的果子,顶端尖尖的,果皮裹着果肉格外紧实,多是野生的乔木;最小巧的要数毛栗,个头迷你得像缩小版板栗,长在灌木丛里,也是野生的。当地人

说“栗子”,十有八九指的是板栗——大抵是它分布广、果肉足,最得人心。我的家乡在四明山脚的梁弄镇,这里光照充足、土壤肥沃、气候湿润,把栗子养得格外圆润饱满。这满山的栗果,不仅是秋日的景致,更是我从小到大最惦记的美味。

小时候零食稀罕,栗子便是最好的解馋物。每到栗子成熟时节,我总缠着母亲去山里。母亲拎着布袋子走在前头,我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,心里满是期待。那时我人小力气薄,只能“欺负”毛栗:见路边灌木丛里挂着裂了壳的毛栗,便摘下来几颗,放在地上用脚轻轻一拖,栗肉就从果壳里滚了出来。剥掉外层的薄衣,塞进嘴里一嚼,脆生生的甜在舌尖散开,那滋味,能让我开心好半天。

母亲常带我去捡锥栗,还教我一个诀窍:“捡栗先看天,再看地,最后才动手。”母亲解释道:抬头看枝头,得有沉甸甸的果实

在晃;低头看树下,得有掉落的果壳或栗肉,这才说明果子熟了。可我没等听完,就拔腿往栗树下冲。刚跑到树底,一阵大风掠过,树上的锥栗“哗啦啦”往下掉,一颗正好砸在我额头上,疼得我差点跳起来。后来上学时,老师说“不听话要吃‘五千头栗子’”(指用指节敲头),我总乖乖听话,毕竟,这“栗子”砸头上的疼,我早尝过了。

读初中时,我开始约邻居小伙伴们一起上山摘栗子。为了能够快速掌握摘栗子的入门要求——学会爬树,我甚至相信了民间的偏方:“吃了生螃蟹的脚,就能学会爬树。”还特地到小溪边,搬开青石,徒手抓了几只青灰色的小螃蟹。大家你掰一只脚,我分半条腿,皱着眉却又津津有味地嚼着,生蟹的腥气混着河水的凉,竟也没觉得难吃。如今想来,这应属无稽之谈,可当时嚼完蟹脚,往栗子树下一站,竟真觉得浑身是劲,爬树的动作都快了几分,看来心理作用也非常管用。

到达锥栗林以后,我按照母亲教的法子,抬头望枝头:沉甸甸的锥栗裹着棕褐色的硬壳,壳上的尖刺微微翘起,再低头看地面,只零星落着几颗裂壳的果子,看来锥栗还没完全熟透,想多摘些,只能往上面爬。

我把竹刀箩往腰上一系,柴刀稳稳塞进竹箩内,双手搓了搓,找准几处凸起的树节作为支撑,脚尖一踮,三下五除二就爬了上去。我一手抓着粗枝,一手伸向垂下来的果枝,轻轻一拧,把锥栗摘下来,然后轻轻地扔到地上;偶尔遇到够不着的细枝,才抽出柴刀轻轻一砍。我牢记着母亲的话:“要留着粗枝明年结果。”因此从不动粗枝,只捡细枝下手。

看着地上的栗子越堆越多,我正得意地晃着腿哼着歌,忽然一阵大风卷着落叶扑来,树干猛地晃了晃,接着开始剧烈摆动,枝叶“哗啦”作响,像在发脾气似的抗议我的行为。我心里一紧,赶紧松开果枝,双手死死地抱住树杆,连膝盖都开始发颤,紧闭着眼默念:“风快停吧,我再也不爬这么高了。”不过,下次再看到满树沉甸甸的栗子,还是会忍不住手脚麻利地往树上攀。

如今,每到栗子成熟的时节,母亲总会为我们炒上一锅糖炒栗子。焦糖的甜香裹着栗子的清香,从厨房飘满整个屋子。剥开一颗,糯糯的果肉入口,甜意漫到心里,那些跟着母亲捡栗子、自己摘栗子的童年情景,就像电影画面般,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,温暖又鲜活。



板栗

一颗板栗 岁月情长

□严明夫

秋风起,板栗香。经过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季酝酿后,家乡的栗子提早成熟了,远远望去高大的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裂开嘴的果子。直觉告诉我,栗子可以采摘了。

经过一番需要体力的操作,爬树、敲打、拾捡、挑挑、去壳,最后切一刀上锅烤煮。看着金黄、闻着喷香、吃着粉糯的美食就呈现在眼前了,这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恩赐,这是父辈辛勤种植的结果。

在缺衣少食的年代,可供吃的零食少得可怜,每年秋收的栗子或多或少解决了少食的问题。那时,栗子非常稀缺,方圆十里有栗子树的不多,全村好像只有我家有一株栗子树,收获的栗子父亲宁可自己少吃也要分给左邻右舍一些,一起享用。

然后把多余的栗子埋藏到沙子里保鲜,这样可以从秋天一直吃到冬天,甚至第二年春天。冬天围着火盆,我们嘴馋了想吃点什么了,就从沙里扒几个,用菜刀切一个口子扔到火盆里,不一会儿整个屋子里香气弥漫。这时候的栗子也变得更甜了,这个味道好像胜过今天街上的糖炒栗子。

从我懂事记忆起,这棵栗子树就已经在我家屋旁了,是父亲不知从哪里移栽来的,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,依然枝繁叶茂,且年年都能结果,真的感恩那棵大树,它无需施肥、无需治虫,春华秋实,就这

样默默地为我无私奉献了半个世纪,算算不知为我们献上了多少果实。这棵与我差不多年龄的栗子树,现在一个人已经合抱不过了。夏日,巨大的树冠遮天蔽日,抵挡了夏日的燥热,树荫下可以乘凉躲雨。

看到我们这么爱吃栗子,后来,父亲又买了几株嫁接过的新品种栗子树,种在空旷的不能种植庄稼的畈地里。那是有人上门推销的,买了栽种的人家不多,都认为要等多少年才能长大才能吃上栗子,可父亲不是怎么想的,种树苗总是对的,何况还是会结果的树,只要精心护理,耐得住等待,总会有能吃上栗子的一天。果然,没几年就开花结果了,而且果实特别大,浑身长满刺的球果像一只只小刺猬,里面的种子颗粒有乒乓球大,两三颗不等,或球形或半球形,黄亮亮的,看了让人顿生喜欢,爱不释手。

如今,几十年过去了,五六棵小栗子树都长成了参天大树,每年秋天都能收获很多栗子,吃不完还可以卖钱呢。而父亲早已离开我们多年,每当吃到美味可口营养丰富的栗子,父亲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眼前。没有父亲眼光远大、辛勤栽种,就没有今天那么多栗子可吃。

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”,他用这种潜移默化形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。



栗子带刺的球果。